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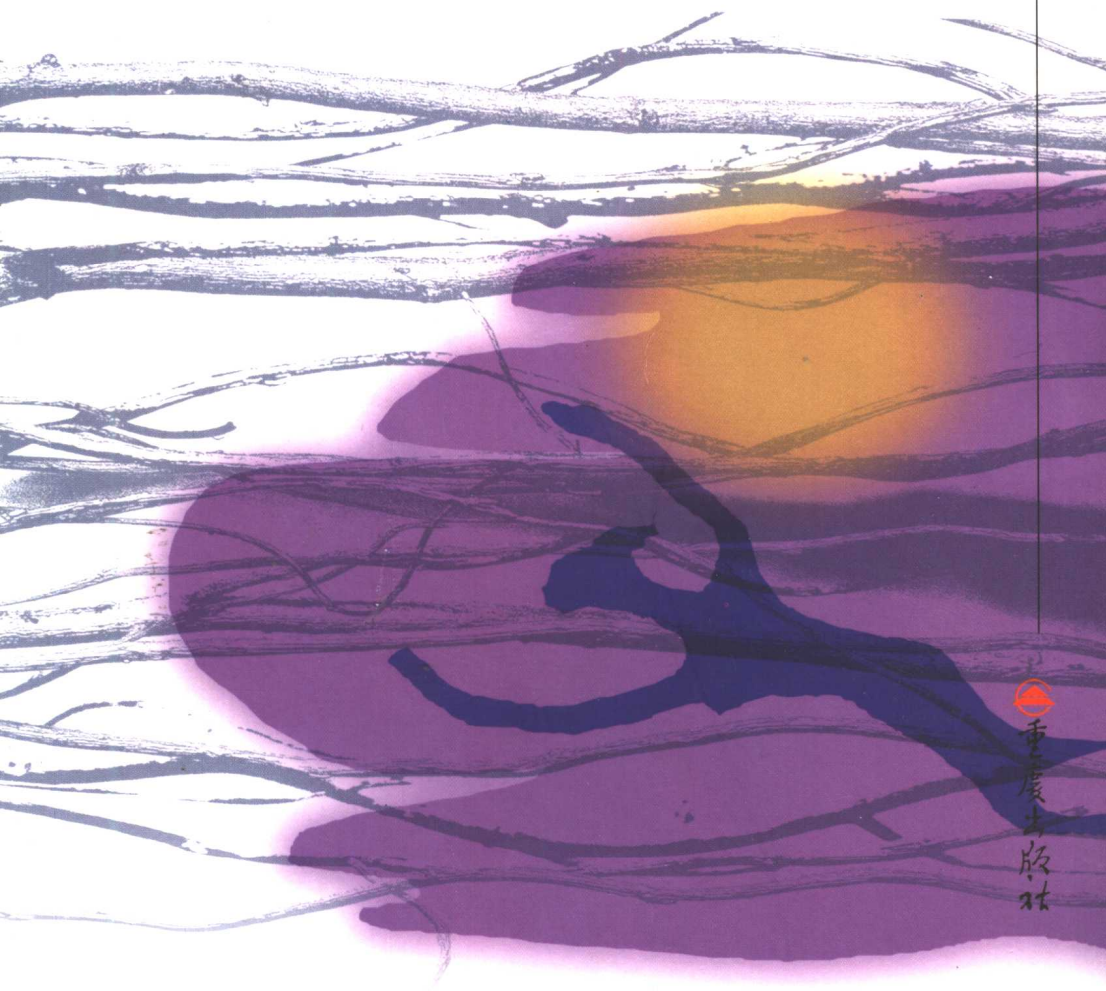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情人



三色堇丛书

TAIWANQINGREN

海 娆 / 著



重庆出版社

21000000/114

台灣情人

海 饶 / 著


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台湾情人/海娆著. -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4.8

ISBN 7-5366-6803-1

I.台... II.海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9760 号

三色堇丛书

台湾情人

海娆 著

责任编辑 杨希之

封面设计 向 洋

技术设计 费晓瑜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9.5

字数 230 千 插页 3

、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000

ISBN 7 -5366-6803-1 /I·1206

定价:19.00 元



青年女作家 海 饶

内 容 简 介

年轻漂亮的女导游叶桥一次偶尔带团,与台商林阿煌邂逅,不经意之间产生了一段朦胧的情感。而她的情人朱董也是一位在大陆投资的台湾商人,两人的感情正面临危机,故事由此拉开了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的三角恋情。这爱情看似美好而浪漫,不料更大的悲剧正在前方等着他们……

“在大陆经商的台湾男人,十个有九个半都另有情人。”作者用优美细腻的笔触,大胆地写出了台湾商人在大陆经商的情感困惑,写出了两岸分裂给人们造成的微妙心理,并以此为线索,写出了悲剧的不可避免,从而呼唤了真正意义的平等和统一。



第一章 如此旅游团队/1

1. 来了一个台湾炮团/1
2. 往事/4
3. 做导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/9
4. 选小姐/13
5. 上车睡觉,下车尿尿,晚上……/17
6. “四川麻雀”/22
7. 朱董/27
8. 人妖表演/31
9. 男人真是个贱东西/35
10. 珍珠场/39
11. 客人也会让人心动/43
12. 娜娜的伎俩/48
13. 推开一扇陌生的门/53
14. 对酒当歌/56
15. 蓝岛咖啡屋/60
16. 一个台湾男人的心事/65
17. 不能爱上陌生人/71
18. 出事了/75
19. 妈咪安妮/81
20. 送你一颗开心果/85
21. 分别/89

第二章 爱上一个台湾老板/94

22. 朱董又有新计划/94
23. 手机/99
24. 有些事情假不了/102
25. 小曹和小丁/106
26. 吃日本料理/111
27. 爱上一个台湾老板/116
28. 敏感的心/121
29. 情人的礼物竟是一包旧衣服/126
30. 忍着吧,让它给我力量/131
31. 女朋友/136
32. 死亡从天而降/142
33. “享受人生”/148
34. 又一个台商/153
35. 买房/157
36. 导游培训/162
37. 怀孕了/168
38. 红樱想嫁有钱人/172
39. 朱董也要买房子/177
40. 一只脚踏进幸福里/181
41. 张先生原来是个骗子/186
42. 醒得太晚/191
43. 还得继续活下去/196



第三章 令人心碎的结局/201

- 44. 阿煌来了/201
- 45. 危险的舞蹈/206
- 46. 为爱疯狂/209
- 47. 小曹跑了/213
- 48. 生孩子/217
- 49. 等待一个不回家的人/221
- 50. 大海边的浪漫/225
- 51. 人去楼空/230
- 52. 新房子,新生活/235
- 53. 醉了/241
- 54. 别人的女人,自己的女儿/246
- 55. 在两个男人间游移/251
- 56. 什么都有代价/255
- 57. 来了两个讨债的/259
- 58. 空难/264
- 59. 不想干了/269
- 60. 母亲的心/273
- 61. 同居/277
- 62. 还愿/281
- 63. 征婚也麻烦/286
- 64. 令人心碎的中秋夜/290



第一章

如此旅游团队

1. 来了一个台湾炮团

故事就从那个台湾团队开始吧。

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。导游叶桥半躺在凉椅上昏昏欲睡。她赤着脚，穿一件雪青色吊带睡裙，头发随意地绾在头顶，手里捧了一本杂志。午后的时光是闲散的，在不出团的日子，她通常这样消磨时光。

突然电话响了，在寂静的小屋里，那铃声显得惊天动地。叶桥似乎被吓了一跳，一个激灵睁大眼睛，抓起凉椅边的电话，“喂”了一声，才知道是一家旅行社来了台湾团，已经住进宾馆了，导游却突然病了，急性盲肠炎住院。经理在电话里急切地说道：“叶桥这两天你没接团吧？赶快过来，帮我救急。”

叶桥“哦”了一声，翻身起来。

作为游击导游，叶桥没有固定的旅行社，全靠跟各旅行社关系不错，四处打游击带团为生。因此她从不挑团，反正呆着也是呆着，不会生出一分钱，有团就不同了，几天下来，总会有一笔不少的收



人。何况还是台湾团，一群可爱的“呆(台)胞”。内地消费的价廉物美，使他们一下飞机，个个都感觉像大款。而且他们还兴欧美的规矩：给小费。这是内地团队没有的项目，也让人喜欢。

叶桥哼起小曲，匆匆去卫生间梳洗后，打的来到旅行社，才知道等待她的，不是普通的旅游团，而是一支台湾炮团。

彭经理坐在黑皮椅上，对她诡秘地咧嘴笑说：“叶桥你今天运气不错哟，台湾炮团，天气这么热，他们可能一个景点都不去，你也轻松，就把他们直接拉到宾馆去。也给我节约点门票钱。”

叶桥站在落地式空调前，半张着嘴，感到一阵凉意从后背袭来。

“放心吧。这个团的人头费，我也不多收，你就每人缴五块，怎么样？”停了停，彭经理又说，“另外，司机和导游都有小费，他们会按人头给的。连小姐也给小费，一起由客人付。最后送机那天给。你不用担心赚不到钱啦。”

当时的海南，导游是一种奇怪的职业，不仅没有工资，还得按所带团队人数的多少，回来向旅行社缴人头费。每位游客十块到二十块不一定，具体多少由旅行社自定。而导游的收入，则主要来自客人的消费，俗称回扣，说好听点叫消费提成。这种炮团为小姐而来，一般没别的消费兴趣，所以许多导游不喜欢。

“小姐也给我们发小费？”叶桥吃了一惊，用手捋了捋额上的头发，感觉到脸上正冒着热气。

“当然，不管什么人，只要是客人，就是我们的上帝。台湾团给司机、导游发小费，她们跟了台湾团，也一样按台湾团的规矩办事。不过这钱最后由她们的客人出。”

“那——彭经理，这种炮团，不会有什么麻烦吧？”叶桥皱着眉头，为难地笑了。

这才是她所担心的。所谓炮团，说穿了，就是一帮台湾嫖客加大陆妓女。比如晚上住宾馆，会不会遇到公安查房、扫黄打非什么

的？叶桥担心，到时候别把她也抓起来，说是她组织卖淫嫖娼，就惨了。罚点钱还没什么，如果把她关上几年，就得不偿失了。这种团她只听说过，从没带过，心里不免有些顾虑。

“唉呀，会有什么麻烦呢？”彭经理一脸的不以为然，提高了嗓音道，“我们旅行社做这种团也不止一次两次了。你就尽管放心吧，按行程表上走就行了。即使出事，也有我们旅行社扛着，还轮不到你，你怕什么？没带过台湾炮团是吧？简单得很，他们上车睡觉，下车屙尿，晚上打炮。带这种团，导游最轻松，车上最多讲几个黄色笑话就够了。景点能不去的尽量不去，就把他们从一个宾馆拉到另一个宾馆，就算完事。”

黄色笑话，海南的导游，哪个不是随手一抓一大把？叶桥笑着点了点头。彭经理把头一别，又说：“如果你实在害怕，不愿带也没关系，我马上另派别的导游。”说着就要抓电话。

“没关系，我带。”叶桥赶紧说。游击导游，全靠各旅行社调派出团，当然不敢轻易得罪。她又怕彭经理以为她挑团，解释说，“不过是因为没带过炮团，还以为有什么特殊规矩。”

彭经理这才放下电话。叶桥领了行程表和团费，刚要离开，彭经理又说：“今天晚餐后，把客人带去梦悠悠夜总会，挑小姐。”并随手递过来一张纸条，上面是联系人的姓名和传呼。叶桥接过来一看就笑了。安妮，她认识，是梦悠悠夜总会的妈咪兼老板黎董的情人。叶桥不由得暗想，她可真行，业务范围扩展到旅游业来了。

客人是中午到的，已入住酒店。行程表上写着，旅游团下午自由活动，六点钟在宾馆用晚餐。叶桥看了看手表，才四点多钟，决定先回去休息一下，等晚餐时候再去宾馆。

叶桥慢腾腾地走出大楼，外面天空正流光溢火，太阳明晃晃地炙烤着大地。叶桥用手捂着坤包，靠在大楼的阴影里前行。想着要去为一帮台湾嫖客和大陆妓女当导游，让他们在嫖娼卖淫的同时，也游山玩水，吃好耍好，以此赚取可怜的小费，叶桥心里就感到别



扭。刚才彭经理说,不管谁,上了旅游车,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,是上帝。“如果嫖客和妓女都成了上帝,那我是什么?”她在心里问自己,首次为自己身为导游而感到悲哀。

叶桥想,自己好歹也是大学毕业,曾经也算天之骄子。就是这同一个自己,在不久前当老师的时候,还在讲台上跟学生大讲社会良知;来海南做记者时,也曾撰文鞭挞三陪现象,大力呼吁女性尊严。这才过多久,竟摇身一变,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。她自嘲地笑了,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,仿佛自己扇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
旁边商场的橱窗玻璃,有模糊的光影在闪烁。叶桥看见自己也站在那光影里,她对地笑笑,仿佛听见有声音在说:“恭喜你啊,进步不小,简直是脱胎换骨了,什么脏钱臭钱都敢挣。”而那个玻璃光影里的自己,竟理直气壮,不甘示弱地说:“不进步行吗?脏钱臭钱也是钱,功能都是一样可爱,首先能让你活下去,其次能让你活出滋味,最后还能让你活出尊严。”

很多事情是不能想的,想不透,也没有答案。叶桥不愿为自己平添烦恼,就扭过头去。天空还是那样坚定的蓝色,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,对面一排高高的椰树,撑着一溜伞型的树冠,墨绿的叶片上抖动着阳光,亮晃晃地,长长地四下披散滑落,看上去像一朵朵阳光的喷泉,又像是耀眼的礼花在天空中绽开。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,叶桥只希望快乐地生活。

一辆红色的出租车缓缓驶来,叶桥朝它伸出手去。

台湾情人

· 4 ·

2. 往事

叶桥来海南,还有段说来话长的辛酸故事。

师大毕业后,她被分到一所县城中学教书。那学校本来依山傍水风景不错,可校外却有一座发电厂,三个高烟囱浓烟滚滚,

使原本绿化不错的校园，终日灰扑扑的，尘埃满天，像一座巨大的垃圾场。

关于那段教书的日子，让叶桥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，不是初为人师的新鲜和热情，也不是学生们的天真笑脸（尽管也有过这样的时光，但在她的记忆里却一闪而过，非常短暂），而是那三个大烟囱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甚至可以说，正是那三个大烟囱，改变了她生命的轨迹。

刚分来那天，见校园绿树丛生，周围群山环抱，叶桥兴奋极了，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当时的流行小曲：“远山青又青，蔚蓝的天衬底，凝望着流云，想起了你——”，可一首小曲还没哼完，她就傻眼了，分给她的那间寝室，窗外正对着三个高高耸立的大烟囱，那浓烟长长地在空中透迤，将好端端的一片天空染成发锈的铜灰色，仿佛天空被烧焦了一角，还飘来阵阵呛人的臭气，青山只剩下隐略的影子，叶桥的心情一落千丈。

新生活从此被蒙上阴影。每天清晨，叶桥翻身下床，打开窗户想透透空气，首先看见的就是它们。那三个面目狰狞的大烟囱，厚颜无耻地耸立在那里，不知疲倦地吐着浓烟。为了营造一份好心情，叶桥去城里买回一块绿色的乔其纱窗帘，上面有青山河流，青松翠竹，从此，叶桥就自欺欺人地把那布上的风景当成真正的风景，看书累了，就盯着那帘布上的风景看，以此偷得片刻欢娱。只是她小小的房间，从此就阴沉沉再难见天光。

但这偷来的欢娱也极其短暂。不久，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将她击得不知所措。那天她穿了一条新款的白色连衣裙，在校园散步，回来时，发现身上的裙子像着魔似地改变了颜色。那雪白的底子上，无端地多了一层密密麻麻的灰色小点。她正皱着眉头，百思不解，无意中一抬头，发现天空正在飘雪，伸手一接，原来那不是飘雪，而是煤灰。

在大讲环保的今天，回忆往事，叶桥自己也感到惊讶。当年



那座发电厂，空气污染如此严重，为什么还能二十四小时照常生产？也许事隔多年，那座发电厂的排污设施已得以改善。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当叶桥在那里任教的时候，那里的污染真的恐怖极了，叫人苦不堪言。

叶桥后来才知道，校园飘雪的景观并非每天都有，那取决于风向。一般的情况是三五天会来一次。也就是说，那三个烟囱排出的浓烟，不定还会吹到哪里。可不管它吹到哪里，我都在劫难逃。叶桥想，首先是房间，尽管门窗紧闭，总是灰尘满天。叶桥在写字桌上放了块玻璃，玻璃下面压了些照片。每天清晨她都会用抹布把桌面擦拭一净，可黄昏时分，那玻璃一定会变成毛玻璃，下面的照片都朦胧不清，用手一拂，又一层灰。如此周而复始，令一度锲而不舍天天清洁房间的叶桥，渐渐也变得心灰意懒。

更可怕的还是身体受到的影响。人的鼻孔里总是黑的，无论白天黑夜，清晨黄昏，也无论是在室内或户外，只要用手指头往鼻孔那么轻轻一钻，出来的指头，一定黑得就像在煤球上抹了一把。叶桥由此联想到肺部，相信里面也一定装满尘埃，真想把肺也拎出来抖抖。她悲哀地感到，这里的人们已经变成了吸尘器。于是她开始神经质起来，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：房间终日门窗紧闭，床上的蚊帐也密不透气，就差出门也拿雨伞和戴口罩了——可就是那样也无济于事。

不久，学校有个教物理的陈老师，四十三岁就得肺癌去世。这件事使叶桥更加惶恐不安，确信自己如果继续呆在这学校，早晚也会步其后尘。她就决定逃离。

那段时间，叶桥人生的最大理想，就是到一个空气清新的地方去。那里蓝天白云，阳光普照，鲜花盛开。她居住的房间不必很大，但一定要能看见真正的绿树，而不是一块布上的风景。鼻孔里也不要总脏兮兮的，身上的白裙子，穿上一整天，也还是白

的。

那时的叶桥，没有辞职的勇气，也没有后台帮忙调动。她所能想到的惟一途径，就是复习考研。从小到大，读书应考是她的专长。重新翻出蒙尘的书本，叶桥默默地开始了漫长的复习。年底到学校开介绍信报考，才知道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：领导不准许。

惟一的生路被掐断了。叶桥痛定思痛，低下头来，送礼求情，软磨硬泡，终于使领导高抬贵手，在第二年冬天赐给她一次报考机会。

那一年冬天，叶桥报考了北方文学院，初试过了，专业还考了第一名。她兴高采烈去北京复试，自己感觉挺不错的，却不知何故，最后未能被正式录取。导师也为此感到遗憾，委婉地建议，实在想读，就读委培吧。三年学费一万八，她就可以实现梦想，离开那座偏远肮脏的县城中学，到北京去。

五月的北京，真的像叶桥梦想的那样，蓝天白云，阳光明媚，鲜花盛开。叶桥希望能留下来。可一名普通的中学老师，就是砸锅卖铁，也凑不齐那一万八千元学费。叶桥哭了，像一头迷途的羔羊，在陌生的北京城盲目乱转。最后她决定借钱读研，今后挣了钱再慢慢偿还。

可回到学校跟男朋友商量，得到的竟是嘲笑和讥讽。男朋友跟叶桥一年分来，是教数学的。他说叶桥是不自量力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叶桥仅有的几个朋友，听说她想借钱，也纷纷躲避，没人愿助她一臂之力。叶桥不知道在别人的心中，理想破灭是什么滋味，但她却清楚地听见自己的人生大厦轰然坍塌的巨响声，有如雪崩。叶桥顷刻间万念俱灰。罗大佑的那首歌，“我们为了理想，历经艰辛——”以后每一次听到，她都会泪流。

由于区区的一万八的学费，叶桥最终与梦想失之交臂。这事成了她一生的痛。她后悔为什么那样穷，也没交个有钱的男朋



友。比如读大学时追求她的那个卖服装的个体户，她为什么要断然拒绝？叶桥体味到金钱的意义，她要挣钱，要实现理想，要从坍塌的废墟里站起来。还要证明给那些嘲讽过她的小人看，他们有钱却不愿相助，怕她今后无力偿还。叶桥要让他们知道，她虽然是个弱女子，可在她眼里，一万八它根本就屁都不是。

一直以来，她都有一种直觉，只要努力，就会成功，包括挣钱，包括梦想。

事实上，在当导游的第三个月，叶桥就挣足了一万八。那个晚上月色朦胧，她捧着钱跪在出租屋的阳台上，面朝北方，泪流满面。她恨不得一把火把钱烧了，祭奠她夭折的梦想。可月光下的那一叠钱，在手里沉甸甸的，泛着令人心醉的光芒，仿佛在说，你应该好好爱我，因为我可以帮你实现梦想。于是她把钱捂在胸口，生怕它们不翼而飞。考研落榜后，面对学校领导的白眼，同事的嘲讽，男朋友的不理解，叶桥一气之下辞职来到海南。现在她已经一无所有，如果再没钱，她真的就无法活下去了。

是的，叶桥想，我要好好爱钱，现在它能保障我活下去，将来的某一天，我还要让它带给我光荣与梦想。

叶桥最终去了银行，把那一万八存了起来，发誓永不动用。那笔钱记载了她的失败和耻辱，她要为自己的失败和耻辱竖一块碑，让它时时激励自己，给她力量。那张银行存单被她叠得小小的，藏在一个相框里面，就在照片和底板的夹层之间。那照片是她在北京照的，穿了一条红色的真丝连衣裙，站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边，一脸傻笑，还以为真能在美丽的京城呆下来呢，真是做梦。

现在，这照片就放在她的前面，在她卧室的小桌子上。她拿起相框，看了一眼照片上傻笑的自己，又摸了摸后面，那硬硬的还在，刚才还彷徨的心，慢慢变得坚硬起来。

9. 做导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

五点四十五分，叶桥穿了件紧身黑背心，外套一件红白相间的格子休闲布衬衣，肩上挎一个长长的黑色软皮包，准时出现在宾馆的餐厅。衬衣没扣，只在腰部松松地系了个结，露出胸部的曲线，下身是一条黑色直筒牛仔裤。齐腰的长发用一只红卡子别在脑后。脸上描了淡淡的眉，淡淡的口红。这是她作为导游的职业形象，美丽大方，青春朝气，又不失性感。

一群男人陆续来到餐厅前。导游当久了，眼睛也变得厉害起来，叶桥几乎一眼就能识出是何方尊神，港澳台和内地的客人最易分辨。一般来说，前者目光沉静，气定神闲，走路脚步轻缓，有点像企鹅。后者则不，往往因激动而目光游移，因好奇而东张西望，走路脚步也急匆匆的，有点迫不及待。除此之外，衣着和言谈也有很大的不同。

叶桥将脸上的表情调整出职业的微笑，走上前去。

“嗨，你们好。请问是金太阳旅行社的客人吧？”

他们停下脚步，相互望望，又一起看着眼前这美丽的年轻女子，点头道：“是啊是啊，我们是金太阳——的客人。”

“对不起，刘导因为突然生病，不能来了，所以公司就派我来。你们在海南旅游的这四天里，就由我担任你们的导游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”

叶桥把双手放在胸前，做了个日本似的见面礼，莞尔一笑，说：“我叫叶桥。你们可以叫我的名字，也可以叫我叶导。非常荣幸能为你们服务，希望你们在海南吃好住好，玩好游好，乘兴而来，也满意而归。如果你们有什么要求，敬请提出。我和公司将尽最大的努力，让你们如愿。”

